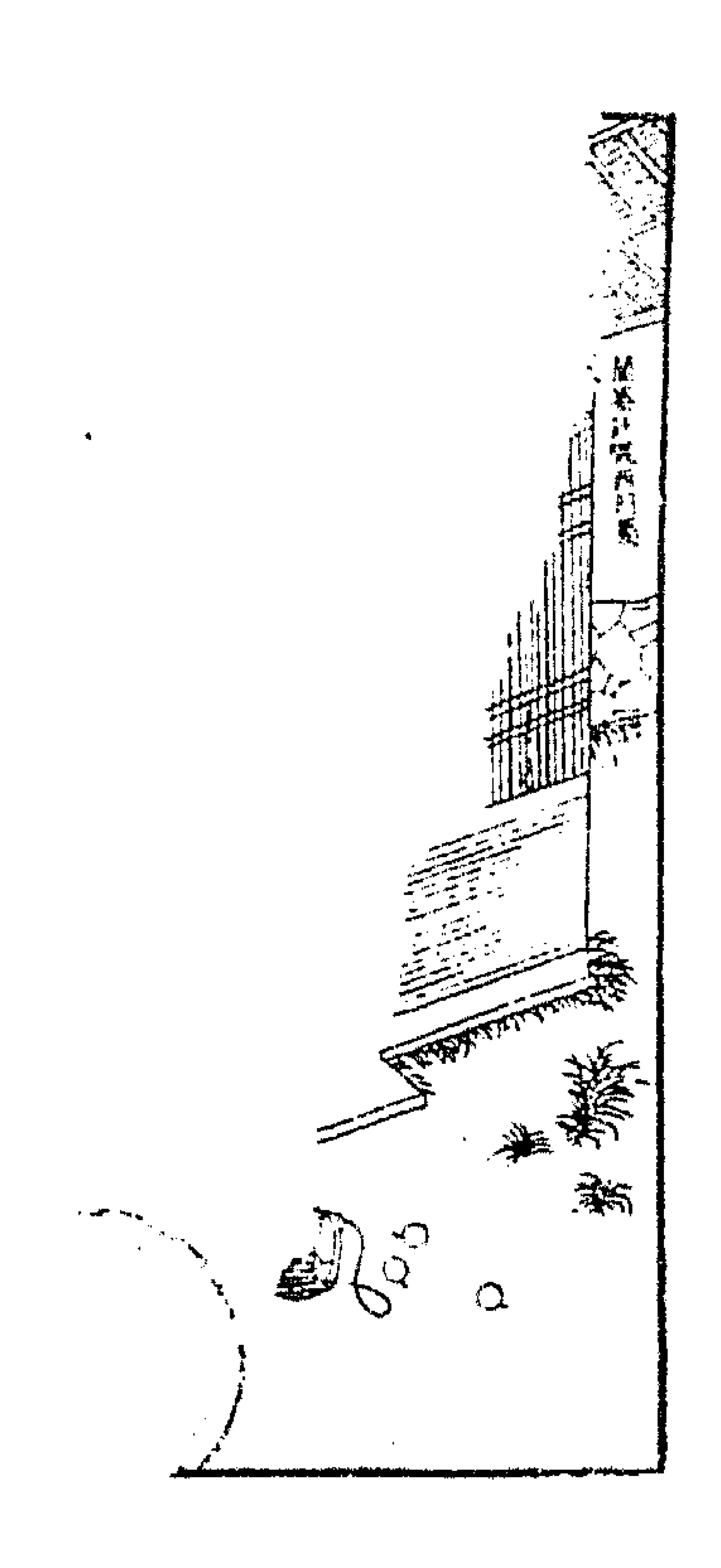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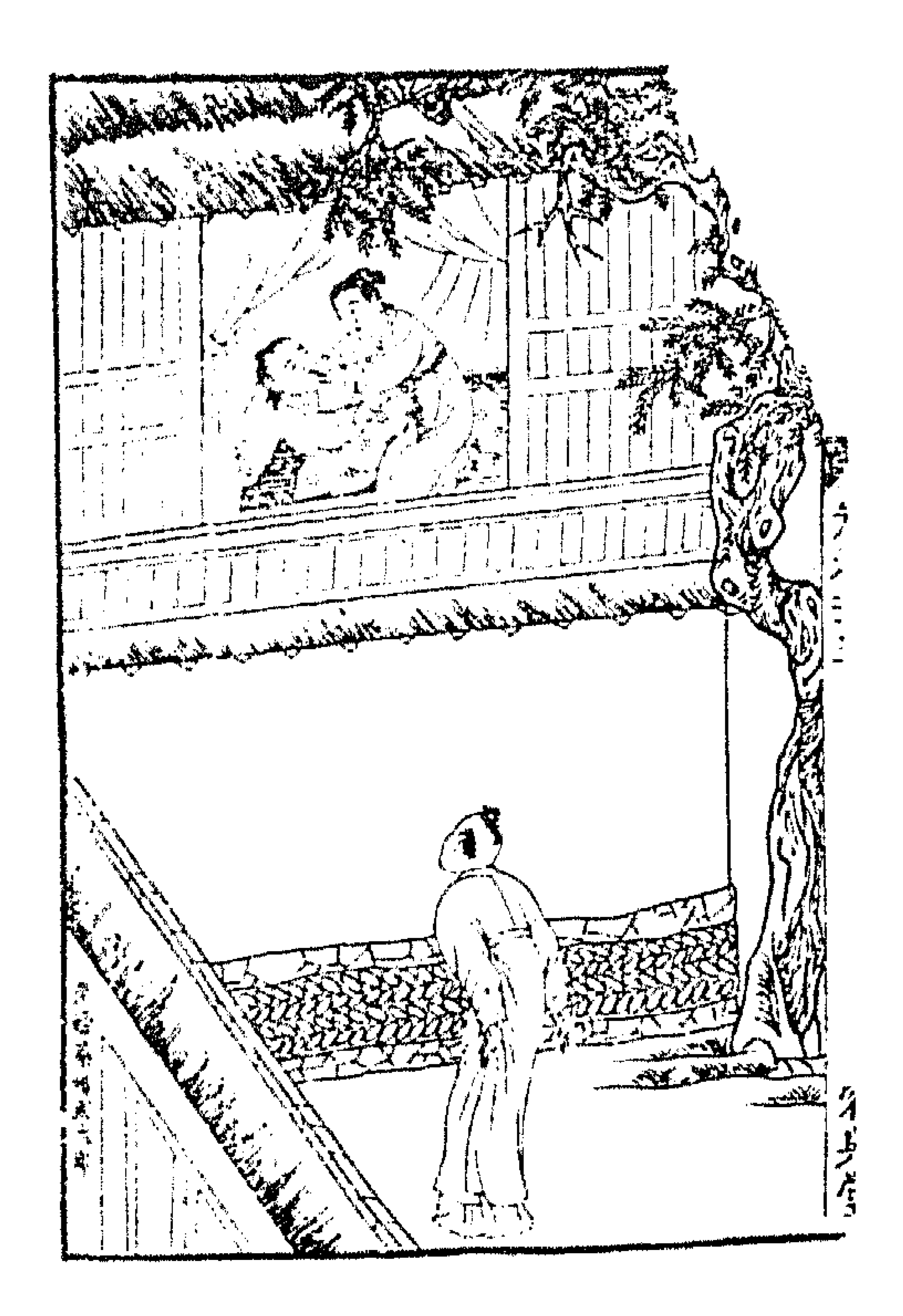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五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詩曰

可怪狂夫戀野花　因貪淫色受波查　亡身喪巳皆因此　破業傾貲總為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　一般滋味不須誇　他時禍起蕭墻內　血汚遊魂更可嗟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吃得肥了武大歇

一箇尖一蔭呆道真道真

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稃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稃鄆哥道你說沒麥稃你怎地棧得肥胳胳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煑你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小主人請我吃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著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裡歇了擔兒拿

思。眼。出。口。小。
夷。真。乎。孩。

了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旋酒請鄆哥吃那小厮又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幇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肐胳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肐胳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一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裡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耐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

容與堂藏板

來問我武大道眞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廝兩箇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眞箇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箇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須三人也有箇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箇若捉他不着干吃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用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

金聖歎遣詞矣也不豈矣大宜不為否門屢乃是貴出王婆隨日臭算妙妙

地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老豬狗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說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打我時我先將籃兒丟出街來你却搶來我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奔入房裡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糴米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箇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

得箇盞他些箇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吃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裡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便踅過王婆房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早些箇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雲飛也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撇出來你便遶入去武大自把擔兒

寄了不在話下

虎有偎兮鳥有媒　暗中牽陷惹施爲　鄆哥指訐西門慶　他日分屍竟莫支

那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那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裡帶個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了跌倒卻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裸起

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房裡來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急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里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婆娘正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門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里推得開口裡只叫得做得好事那婦人頂住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閒常時只如烏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箇紙虎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門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

起右腳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裡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裡一直走了鄆哥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撒開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臘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攙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人來採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

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肯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話也不回言却踅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冰窨子裡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柁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

好想頭

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裡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狠狽裡便好

咄咄逼真

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蹤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神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里這是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的謝我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為證

這箇婆子倒是老手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難逃天地眼　武松還砍二人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這婆子卻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卻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轉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卻把被只一蓋都不要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便揭起被來卻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

材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個容易你只敲壁子我自過來撺掇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把與那婦人拿去藏了那婦人却踅將歸來到樓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了吃那厮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腳我問得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亦不提起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些銅錢逕

來王婆家裡坐地却叫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叫你半夜裡吃了倒頭把一兩牀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箇半夜裡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裡點上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拏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裡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裡却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里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裡把那藥貼安了將白湯充在盞內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

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要他醫治得病骨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牀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牀被來匹臉只顧盖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敎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牀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鬆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痛剮剮煙生七竅直挺挺鮮血模糊渾身氷冷

口內涎流牙關緊咬三竅枉赴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牀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腳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裏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卻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屍上兩箇從樓上一步一步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

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
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牀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
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
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
有三樣哭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
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
門慶逕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
教買棺材津送就呼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
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
箇何須得你說費心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
團頭何九叔他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

西門慶道這箇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悞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點起一對隨身燈隣舍坊廂都來弔問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因患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不敢死問他只自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得自安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了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箇

和尚晚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幾箇火家來整頓且說何九叔到巳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箇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十箇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者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延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蹺蹊兩箇吃了一箇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裡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卓上說道九叔

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叉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箇別不多言何九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受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箇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箇又吃了幾杯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鋪裡支錢兩箇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洩漏改日別有報效分付罷

一直去了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卻又作怪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他卻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蹺蹊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箇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幾日子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口裏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

原來武大郎討着這箇老婆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鶻着兩點神水眼定睛看時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但見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無光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這回文字種種逼真第畫王婆易畫武大難畫武大易畫鄆哥難今試看眼看鄆哥處有一語不傳神寫照乎怪哉

容與堂藏版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五


鄆哥大鬧授官廳


武松鬭殺西門慶
美酒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六

第二十六回

鄆哥大鬧授官廳　武松鬬殺西門慶

詩曰

參透風流二字禪　好因緣是惡因緣　癡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閒花休采折　貞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衆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是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個火家使扇板門一逕擡何九叔到家裡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

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閒時曾不知中惡坐在床邊啼哭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却纔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迎見縣前開藥鋪的西門慶請我去吃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個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人模樣我心裡有八九分疑忌到那里揭起千秋旛看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沒人做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個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個殺人不斬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

何九妙
那婆

來此事必然要發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鄆哥去紫石街幫武大捉姦鬧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松歸來出殯這個便没甚麽皂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必有蹺蹊你到臨時只做夫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個老大証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好何九叔道家有賢妻見得極明隨即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你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

容與堂藏板

要停當與我錢帛不可要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人殮停妻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三日便出殯去城外燒化火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你說這話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且說王婆一力攛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日早衆火家自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那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裡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裡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沒事了何九叔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毋炊餅不曾還得錢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

把紙錢燒了就撺掇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叔撺掇回家一發相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齋堂裡去相待眾鄰舍街坊小人自替你照顧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挾去揀兩塊骨頭損去側邊拿去撒骨池內只一浸看那骨頭酥黑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齋堂裡和鬧了一回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撒在池子裡眾鄰舍回家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送喪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包了做個布袋兒盛着放在房裡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槅子前面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經旛錢垛金銀

錠釆緞之屬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裡只是偷鷄盜狗之歡如今家中又沒人碍眼任意停眠整宿自此西門慶整三五夜不歸去家中大小亦各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須有敗有首鷓鴣天單道這女色正是

色膽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兩綢繆只思當日同歡慶豈想蕭墻有禍憂貪快樂恣優游英雄壯士報寃仇請看褒姒幽王事血染龍泉是盡頭

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任意歌飲交得熱了却不顧外人知道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厮是個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常言

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閑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將及兩個月去時新春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赶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裡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裡換了衣服鞋襪戴上個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吃一驚大家揑兩把汗暗暗地說道這番蕭墻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

[illegible]堂藏板

出事來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寫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個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來那西門慶正和那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往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裏肯帶孝每日只是濃粧豔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髻兒脫去了紅裙繡襖旋穿上孝裙孝衫便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麼症候吃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面說道你哥哥

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吃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只得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我又是個沒脚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里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裡來開了鎖去房裡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叫土兵打了一條

容與堂藏板

麻絛繫在腰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了個土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燈燭鋪設酒肴到兩個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是負屈銜寃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仇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武松放聲大哭哭得那一家鄰舍無不悽惶那婦人也在裡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飯酒肴和土兵吃了討兩條蓆子叫土兵中門傍邊睡武松把條蓆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

自睡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翻來復去睡不着看那土兵時齁齁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扒將起來看了那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靈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那冷氣如何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烈如煞氣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動引魂旛

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竪定睛看時只見個人從靈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看不仔細

安貞堂藏板

却待向前來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松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土兵時正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直在心裡不題等天明却又理會天色漸明了土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麽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吃那婦人道見有藥貼在這里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那婦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

恁地且去縣裡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土兵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土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土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土兵去了武松却揭起簾子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武松來尋嚇得手忙脚亂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里有句話閒說則個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裡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與都頭

容與堂藏板

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裡已猜八九分量
酒人一面篩酒武松便不開口且只顧吃酒何九叔見他
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並
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盃只見武松揭起衣裳颼地掣出
把尖刀來插在卓子上量酒的都驚得呆了那里肯近前
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抖氣武松將起雙袖握着尖刀
對何九叔道小子麄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
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武大死的緣故便不干涉
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有半句兒差錯我這口刀
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閒言不道你只
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一雙手按

武二說話動仁勇都足備得當人做人事了漢子

住肐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去袖子裡取
出一個袋兒放在卓子上道都頭息怒這個袋兒便是一
個大証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裡時兩塊酥黑骨頭
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
小人並然不知前後因地忽于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
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
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
人同去酒店裡吃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
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
道那人是個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吃了酒食收了這銀子
小人去到大郎家裡揭起千秋旛只見七竅內有淤血唇

容與堂藏板

何九叔直道了已盡情好

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敢聲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裡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証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卻不知是誰小人閒聽得說來有個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曾和大郎去茶坊裡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個人時

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入鞘藏了筭還酒錢與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裡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着個柳籠栲栳在手裡糴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虫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個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廝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吃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道鄆哥你把去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裡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個月便陪侍他吃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扎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個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

描畫小猴子之伉咄咄如此

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
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妙）
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怎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鄆
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肖）
得一籃兒雪梨我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勾子一地里沒
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和賣炊餅
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里我聽
得了這話一逕地去尋他叵耐王婆老猪狗攔住不放我
入房裡去乞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頓栗
暴直叉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
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

那廝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吃他告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裡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担兒等着只看我丢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鄆哥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裡被我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吃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吃他兩個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提防西門慶那廝開了房門奔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武

松聽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鄆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吃了還了飯錢三箇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證見要相公做主則個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得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個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

好知縣

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武松懷裡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個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房裡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裡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蹤五件事全方

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吃留在房裡相等一等我去便來也又自帶了三兩個土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個土兵買了個猪首一隻鵝一隻雞一担酒和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裡約莫也是巳牌時候帶了個土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胆看他怎的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眾隣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盃酒替嫂嫂相謝眾隣那婦人大剌剌

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土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地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個土兵後面盪酒兩個土兵門前安排桌凳又有兩個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個道理先備一盃菜酒休得推故（這酒難吃還是不吃好）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頭走過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吃酒兩個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

松拖住便道一盃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隣都在那里了不由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裡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道有些蹺蹊那里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餶飿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吃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話說武松道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吃盃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禮數

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吃酒武松道不是微禮便請到
家老兒吃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
爲何先坐的不走了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門都似監
禁的一般且說武松請到四家鄰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
六人武松掇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關
了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武松唱個大喏說道衆高鄰休
怪小人麄鹵胡亂請些個衆鄰舍道小人們都不曾與都
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是微禮衆高鄰
休得笑話則個土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
地看看酒至三盃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忙些個
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

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們吃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士兵斟到第四盃酒前後共吃了七盃酒過衆人却似吃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宴只見武松喝叫土兵且收拾過了盃盤少間再吃武松抹了卓子衆隣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高隣在這里中間高隣那位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個喏道相煩則個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颼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籠着刀靶大母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隣在此小人寃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個證見只見

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隣舍驚得目睁
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隣休怪
不必乞驚武松雖是麁鹵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
報冤有仇報仇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隣做個証見若有
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
去武松便償他命也不妨衆隣舍道却吃不得飯了武松
看着王婆喝道兀那老猪狗聽着我的哥哥這個性命都
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問你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
那淫婦聽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了
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
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胳查了插在卓子

上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髻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脚
踢倒了隔桌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
靈床子上兩脚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猪狗
你從實說那婆子只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
怒老身自說便了武松叫土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在桌子
上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
卿肐膊膊抖着道小人便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來胡正
卿拿起筆拂開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
與我無干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個去你不說
時我先剮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
人臉上便㨮兩㨮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

雀得知此店本誹畫註這詩二是一耳之天

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靈床子前武松喝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放簾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一一地說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說討下藥王婆怎地教唆撥置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再叫他說却叫胡正卿寫了王婆道咬虫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鄰舍書了名也畫了字叫士兵解膊膊來背剪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裡叫士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床子前拖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婆子也跪在靈

前武松道哥哥靈魂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仇雪恨叫土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卻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胳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裡銜着刀雙手去斡開胸脯取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胳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鄰舍吃了一驚都掩了臉見他兇了又不敢動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床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揩了刀插在鞘裡洗了手唱個喏說道有勞高鄰甚是休怪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鄰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土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關了樓門着兩個

土兵在樓下看守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奔西門慶
生藥鋪前來看着主管唱個喏大官人宅上在麽主管道
却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主管也有些認
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淨巷內武松
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要活主管慌道都頭在上小人
又不曾傷犯了都頭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你
若要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里主管道却纔和一個相
識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吃酒武松聽了轉身便走那主
管驚得半晌移脚不動自去了且說武松逕奔到獅子橋
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吃酒酒保道
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裡吃酒武松一直

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窓眼裡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個坐着客席兩箇唱的粉頭坐在兩邊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渌渌的滚出來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來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慣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吃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跨上窓檻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裡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托地巳跳在桌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個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驚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脚來武松只顧逩入去見他脚起略閃一閃恰好那一脚

好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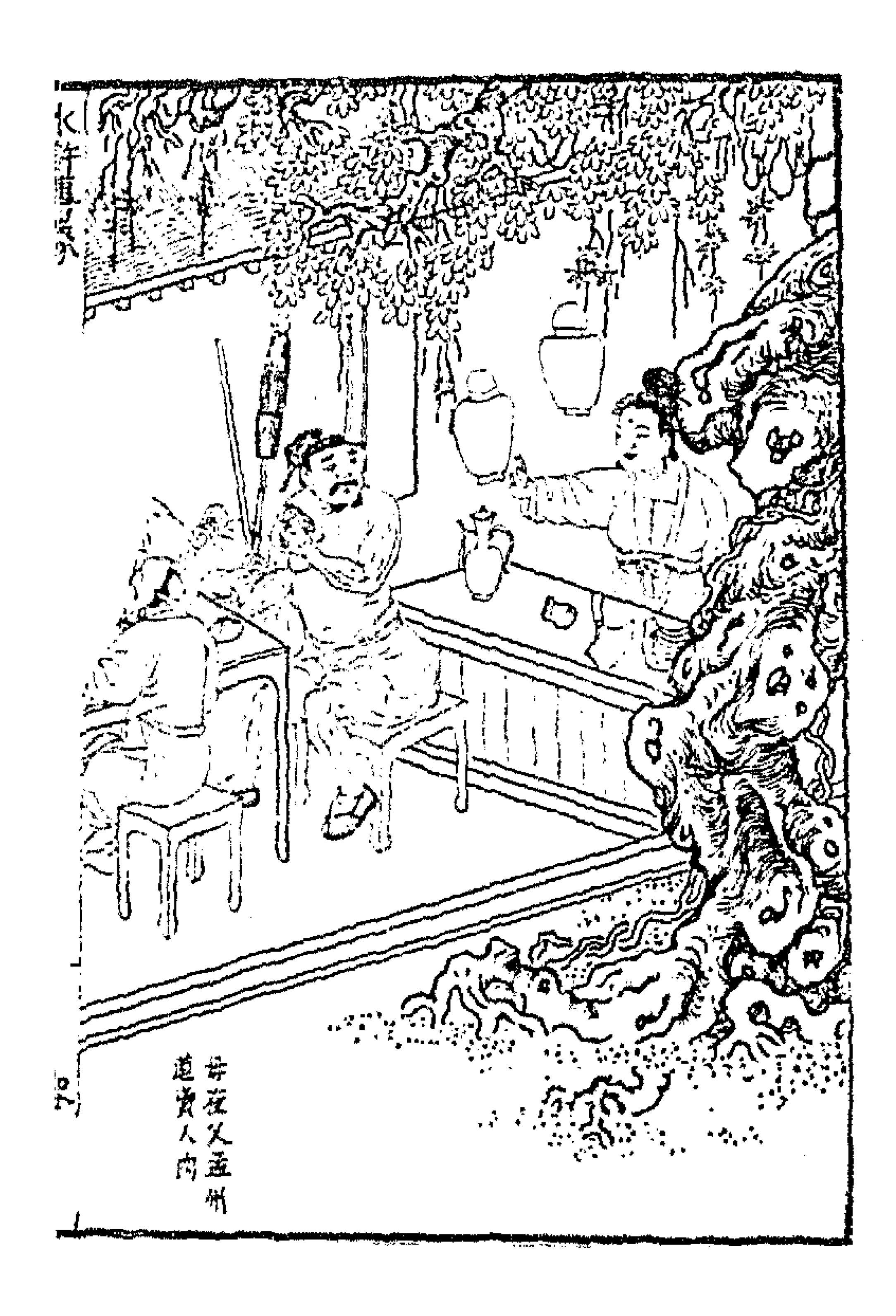
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裡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裡便不怕他右手虛照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窩裡打來却被武松略躲箇過就勢裡從脇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胛只一提右手早捽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者冤魂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勇力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裡去了跌得箇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吃了一驚武松伸手去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窗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裡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

做一處提在手裡把着那口刀一直奔回紫石街來叫土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說道哥哥魂靈不遠早生天界兄弟與你報仇殺了奸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土兵樓上請高鄰下來把那婆子押在前面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再對四家鄰舍道我還有一句話對你們四位高鄰說則箇那四家鄰舍叉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名標千古聲播萬年直教英雄相聚滿山寨好漢同心赴水洼正是古今壯士談英勇猛烈強人仗義忠畢竟武松對四家鄰舍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武二郎殺此奸夫淫婦妙在從容次第有條有理若是一竟殺了二人有何難事若武二郎者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聖人聖人

又曰我道周公尚非弟弟武松方是弟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六 終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
坡遇張青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七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詩曰

平生作善天加福　若是剛强受禍殃　舌爲柔和終不損　齒因堅硬必遭傷　杏花秋到多零落　松柏冬深愈翠蒼　善惡到頭終有報　高飛遠走也難藏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鄰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仇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鄰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床子就今燒化了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鄰與小人變賣些錢

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裡首告休要管小人罪重只替小人從實証一証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鄰收貯變賣却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投縣裡來此時鬨動了一個陽谷縣街上看的人不記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堦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隣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隣舍指証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仵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干人押到紫

可依倒埋從了武松了今之做官的都如此

石街檢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格目回到縣裡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干平人寄監在門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厮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床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鬬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鬬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鬬殺身死寫了招解送文書把一干人審問相同讀款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

文將這一干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谷縣雖然是個小縣分到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干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鬨動了衙門口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但見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成向金鑾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戶口增錢糧辦黎民稱德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攀轅截

穀名標青史播千年勒石鐫碑聲振黃貫堂傳萬古概慨
文章欺李杜賢良方政勝龔黃
且說東平府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干人犯就當廳先把陽谷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干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并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裡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事都監死囚牢裡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隣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結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隣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

這壓有些古怪

天理何亂淚淚

快心

牢裡自有幾個土兵送飯西門慶妻子羈管在里正人家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個有義的烈漢如常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吃陳府尹把這招藁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個心腹人賫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多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立主謀故武大性命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仇鬬殺西門慶姦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

快心隱緊只是女令他界謝不指針負

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干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隣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干人等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干衆人省諭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裡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剮字擁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裡

乞了一劃話裡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剮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鄰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個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自與兩個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個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那兩個公人知道武松是個好漢一路只是小心去伏侍他不敢輕慢他些個武松見他兩個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鋪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個公人吃話休絮繁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兩個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

當天爍石流金之際只得赶早凉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個人已到嶺上却是巳牌時分武松道兩個公人你們且休坐了赶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吃兩個公人道也說得是三個人奔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十數間草屋傍着溪邊柳樹上挑出個酒帘兒武松見了把手指道兀那𥚃不有個酒店離這嶺下只有三五里路那大樹邊廂便是酒店兩個公人道我們今早吃飯時五更走了這許多路如今端的有些肚飢真個快走快走三個人奔下嶺來山岡邊見個樵夫挑一擔柴過來武松叫道漢子借問你此去孟州還有多少路樵夫道只有一里便是武松道這里地名叫做甚麼去處

容與堂藏版

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個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窗檻邊坐着一個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環鬢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大雅大怪）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見那婦人如何

眉橫殺氣眼露兇光轆軸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鋪着一層膩粉遮掩頑皮濃搽就兩暈胭脂直侵

亂髮紅裙內斑斕裹肚黃髮邊皎潔金釵劍鐲牢籠魔女臂紅衫照映夜叉精（好好標致。女人）

當時那婦人倚門迎接說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兩個公人和武松入來那婦人慌忙便道萬福三個人入到裡面一付柏木桌凳座頭上兩個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肴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桌子上解了腰間搭膊脫下布衫兩個公人道這里又沒人看見我們躭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快活吃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桌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窗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

少只顧盪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筭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二三十個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裡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竈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桌子上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吃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里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我家饅頭積祖是黄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那里過肥的切做饅頭餡瘦的却把去填河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揑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

[illegible]

頭髮內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般以此疑忌武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個須冷落那婦人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厮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咲再吃幾碗了去後面樹下乘凉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裡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耍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的請我們吃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吃那婦人心裡暗喜便去裡面托出一鏇渾色

酒來武松看了道這個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吃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盪來你嘗看婦人自忖道這個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吃這藥卻是發作得快那厮當是我手裡行貨盪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便道客官試嘗這酒兩個公人那里忍得飢渴只顧拿起來吃了武松便道大娘子我從來吃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卻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口中虛把舌頭來咂道好酒還是這酒衝得人動那婦人那曾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個公人只見天旋地轉瘟禁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把眼來虛閉緊了撲地仰倒在凳邊那婦人笑道着了由

你好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見裡面跳出兩個蠢漢來先把兩個公人扛了進去這婦人後來桌上提了武松的包裹并公人的纏袋捏一捏看約莫裡面是些金銀那婦人歡喜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把包裹纏袋提了入去却出來看這兩個漢子扛擡武松那里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那婦人看了見這兩個蠢漢拖扯不動喝在一邊說道你這鳥男女只會吃飯吃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個鳥大漢却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個瘦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那婦人一頭說一面先脫去

容與堂藏板

趣。絶。

了綠紗衫兒解下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一拘拘將攏來當胸前摟住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那婦人殺猪也似叫將起來那兩個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的呆了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里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脚踏住婦人提着雙拳看那人時頭帶青紗四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絣護膝八搭麻鞋腰繫着纏袋生得三拳骨叉臉兒微有幾根髭髯年近三十五六

看着武松叉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有○義○氣○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有眼不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正是

自古嗔拳輸笑面　從來禮數服奸邪　只因義勇真男子　降伏凶頑母夜叉

武松見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具眼兩個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衝撞阿嫂休怪那婦

容與堂藏板

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去裡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因一時間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箇老兒挑擔子過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去和他廝併鬬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脚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裡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個女兒招贅小人做了女婿城裡怎地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

汗藥與他吃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做餡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裡賣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夜叉孫二娘他父親歿了三四年江湖上前輩綠林中有名他的父親喚做山夜叉孫元小人卻經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小人多曾分付渾家道三等人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他又不曾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箇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姓魯名達為因三拳打死了一個鎮關西逃走上五臺山落髮為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綉

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使一條渾鉄禪杖重六
十來斤也從這里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酒裡下了些
蒙汗藥扛入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剥小人恰好歸來見
他那條禪杖非俗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爲兄打聽
得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和一個甚麼青面獸楊志
霸在那坊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
勾去武松道這兩個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
可惜了一個頭陀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把來麻壞了小
人歸得遲了些個已把他卸下四足如今只留得一個箍
頭的鉄界尺一領皂直裰一張度諜在此别的都不打緊
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

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鑌鐵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裡嘯響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這個人心裡常常意念他又分付渾家道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廝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道第三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裡頭切不可壞他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這片心母夜叉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

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阿嫂瞧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溺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拿住甚是衝撞了嫂子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裡坐定武松道兄長既是恁地你且放出那兩個公人則個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繃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個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個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個稱贊不已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何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張青不慌不忙對

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有分教武松大鬧了孟州城鬨動了安平寨憑八九分美酒神威伏千百斤英雄氣力直教打翻拽象拖牛漢攧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贄曰義氣事不可不做你看武松殺了奸夫淫婦知府知縣并一切上上下下的人那一箇不爲他緣何衣冠之中反有坐視其家之醜甚至對人喜談樂道也嘗欲借武松之手以刃之未及也又曰孫二娘武二郎却好是一對敵手竟得張青還不相配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七 終

容與堂藏板


武松威鎮安平寨
安平寨


施恩議奪快活林

張青之見不甚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詩曰

功業如將智力求　當年盜跖合封侯　行藏有義真堪羨　富貴非仁實可羞　鄉黨陸梁施小虎　江湖任俠武都頭　巨林雄寨俱侵奪　方把平生志願酬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歹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裡受苦不若就這里把兩箇公人做翻且只在小人家裡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長

武二郎是箇漢子是男仁人

把着家着實作一醉不醒

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却使不得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兩箇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跟前又不曾道箇不字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箇來不可害了他性命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攙起兩個公人來孫二娘便去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朶灌將下去沒半個時辰兩箇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扒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里這家甚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吃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個火家自去宰殺雞

容與堂藏板

鷄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正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卓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箇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鑌鐵打的非一日之功兩箇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卻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兩箇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箇送我到這里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吃驚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我不是忘恩負義

留送銀子轉來買酒吃何如

的你只顧吃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里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因此感激張青夫妻兩箇厚意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五年因此武松結拜張青爲兄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纏袋來交還了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賫發兩箇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送了兩箇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作別了自和公人投孟州來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箇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却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

來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來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箇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单身房裡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单身房裡早有十數箇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里包裹裡若有人情的書信併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吃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沒人情送與他時端的很狠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兎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

骨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
見一箇道差撥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
坐在單身房裡只見那箇人走將入來問道那箇是新到
囚徒武松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
人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谷縣做
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裏猫
兒也不吃你打了武松道你倒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
與你半文也沒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金銀有些留了自
買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里倒把我發回陽谷縣去
不成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衆囚徒走攏來說道好漢你
和他强了少間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

眞是好男子

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他怎麽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正在那里說言未了只見三四箇人來单身房裡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松應道老爺在這里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麽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箇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新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兜拕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鬧動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拕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筭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也不是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痴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武松又道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

打我不快活兩下衆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拏起棍來却待下手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箇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柳髭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朶邊略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不曾害酒也吃的肉也吃的飯也吃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廝是途中得病到這里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鉤腸債幾時

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營也笑道想是這漢子多管害
熱病了不曾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
房裡三四箇軍人引武松依先送在單身房裡衆囚徒都
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麼武松道並不
曾有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
來結果你武松道他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
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和些臭鮝魚來與你吃了趂飽帶
你去土牢裡去把索子綑翻着一床乾藁薦把你捲了塞
住了你七竅顛倒竪在壁邊不消半箇更次便結果了你
性命這箇換做盆吊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
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綑了却把一箇布袋盛一袋黃沙將

來歷在你身上也不消一箇更次便是死的這箇喚土布袋壓殺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箇軍人托着一箇盒子入來問道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武松荅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荅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里武松看時一大鏇酒一盤肉一盤子麪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吃了却來對付我我且落得吃了却又理會武松把那鏇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麪都吃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裡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箇人又頂一箇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

丹上施如是恩已何惟救身以報之乎

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里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鏇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吃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且由他便死也做箇飽鬼落得吃了恰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吃了收拾碗碟回去了不多時那箇人又和一箇漢子兩箇來一箇提着浴桶一箇提一大桶湯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箇漢子安排傾下湯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箇自把殘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箇便把藤簟紗帳將來桂起鋪了藤簟放箇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

容與堂藏板

自在裏面思想道這箇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事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箇人提着桶洗面湯進來敎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帶箇篦頭待詔來替武松篦了頭綰上髻子裹了巾幘又是一箇人將箇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武松道由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吃了武松吃罷飯便是一盞茶却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箇人來請道這里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裡安歇搬茶搬飯却便當武松道這番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箇便來收拾行李被臥一箇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裡來到前面一箇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

應供給　想擺序　得變化　好文字　好文字

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武松來到房裡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裡去却如何來到這般去處比单身房好生齊整

定擬將身入土牢　誰知此處更清標　施恩暗地行仁惠　送使生平夙恨消

武松坐到日中那箇人又將一箇大盒子入來手裡提着一注子酒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餅兒那人便把熟雞來撕了將注子裡好酒篩下請都頭吃武松心裡忖道由他對付我我且落得吃了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又請武松洗浴了乘凉歇息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這般想却是怎地這般

畫圖熱寫松好

請我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裡來閑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擔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却在晴日頭裡晒着正是五六月炎天那里去躲這熱武松却背叉着手問道你們却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撥在這里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沒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裡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箇青石墩是插那天王紙旗的約有四五百斤武松看在眼裡瞥回房裡來坐地了自存想只見那箇人又搬酒和肉來話休絮煩武松自到

那房裡住了三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吃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裡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禀都頭說了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裡梯己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吃了怎地那人道是管營相公的家裡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吃武松道我是箇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箇月卻說話武松道卻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卻來結果我這箇鳥悶葫蘆教我

容與堂藏板

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吃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里曾和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那箇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箇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箇人那人道正是老管營相公兒子武松道我待吃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是麼那人道正是小管營對他父親說了因此不打都頭武松道却又蹊蹺我自是淸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箇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箇好男子

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厮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你的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箇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便罷那人害怕那里肯去武松有些焦躁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荅禮說道小人是個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荅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勾相見今日幸得兄長到此

正要拜識威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箇月却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話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却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却是秀才要倒教武松鱉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爲兄長是箇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路遠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箇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年害了三箇月瘧疾景陽岡上酒醉裡打翻了一隻大蟲也

只三拳兩脚便自打死了何况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箇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敢怕有四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一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兩箇來到天王堂前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畧摇一摇大笑道小人眞箇嬌惰了那里拔得動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營也信眞箇拏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拏一拏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裡把那箇

容與堂藏版

好形容

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看着施恩并衆囚徒武松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眞天神衆囚徒一齊都拜道眞神人也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同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

真漢子

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兒女像擳倒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illegible]松也替你去幹

若是有些詞傚的非爲人也那施恩叉手不離方寸纔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那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威風來奪一個有名的去處攧翻那厮盖世的英雄正是雙拳起處雲雷吼飛腳來時風雨驚畢竟施恩方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這裡形容武松逼真英雄比景陽岡上打虎差得多了又曰士爲知己者死設令今日有施恩者一如待武二郎者待卓吾老子卓吾老子即手無縛鷄之力亦當爲之奪快活林打蔣門神也不知者以爲爲口腹也不知者以爲爲口腹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八